

研究生论文选集

YANJIUSHENG
LUNWEN XUANJI



江苏古籍出版社

研究生论文选集

语言文字分册

本社编



江苏古籍出版社

研究生论文选集·语言文字分册

本社编

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7.5 插页 4 字数 401,000

1985 年 9 月第 1 版 198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10 册

书号: 11354·068 定价: 3.80 元

责任编辑 陆国斌

编 者 的 话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尤其可喜的是,近年来学术研究方面涌现出了一大批新生力量。一九七八年恢复研究生招生以来,由于老一辈专家教授的精心培养,研究生们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产生了一批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毕业论文,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重视。仅从一九七八级和一九七九级(两年制)文史专业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来看,有的开辟了新领域,填补了学术研究上的空白;有的则在学术旧案上另辟新径,发表了独到的见解;有的继承传统治学方法,却不落前人窠臼。百花齐放,硕果累累,令人感奋欣喜。我们为了比较集中地反映这批可喜的成果,为学术新苗开辟一片新园地,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繁荣昌盛,特编辑出版这套《研究生论文选集》。

本集包括中国历史、中国古代文学和语言文字三个分册,刊载这三门专业七八、七九级(两年制)研究生已通过答辩的部分毕业论文。限于篇幅,不少优秀论文没有能收入本集,有些较长的论文我们也只能选载部分章节。对于全文已发表或已单独成书的论文,我们一般不再刊载。收入本集的论文,有的在文字上作了某些技术性的改动,凡属观点和论据的内容均一仍其旧。每一分册都附有这一专业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部分目录,供参阅。

编辑出版《研究生论文选集》是一项新的尝试,我们计划在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支持下,陆续编辑出版。在本集的编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全国许多专家教授、各单位研究生部门和广大研究生的热情支持。特别是有的专家教授给予了具体的帮助,体现了老一辈学人对新一代研究人员成长的无限关注,使我们受到教育和鼓舞。在此,我们深表谢意和敬意。由于我们水平所限,工作中一定存在不少错误和缺点,希望专家和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帮助我们出好这套选集。

我们热忱地希望,本集的出版能促进我国学术园地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有助于发掘和扶植新生力量,使社会主义百花园中更加火红灿烂。

目 录

论章太炎的古音学	靳 华 (1)
韵图排列的方式	潘文国 (22)
唐五代词用韵考	沈祥源 (43)
“胝蜴”转语记	王继如 (64)
读《毛诗传笺通释》献疑	滕志贤 (81)
《汉书》颜注释例	祝鸿杰 (96)
汉魏六朝佛经所见若干新兴语法成分	董 琨 (114)
关于《左传》复合词的几个问题	黄志强 (129)
《史记》的句法结构二种	宋绍年 (147)
《文始》初探	刘晓东 (168)
谈顾野王原本《玉篇》	路广正 (183)
把字句及其变换句式	邵敬敏 (195)
动词的框架与句型的关系	朱 昌 (211)
底层宾语移位到句首充当表层主语的句式研究	李 明 (223)
论虚化动词“有”	黄自由 (241)
语素“生”的义素分析报告	杨升初 (259)
附录：语言文字专业研究生毕业论文部分目录	(272)

论章太炎的古音学

新华

章太炎是中国语言学史上重要的语言学家,他对中国语言学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本文讨论章太炎在古音研究方面的成就。章太炎在古音学上的主要成就是:

一、首倡脂灰分部。

二、综合前人的学说,建立了完整的“韵转”理论,尤其是用阴阳奔侈的道理解释“韵转”的音理。

三、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第一次正确地说明了阴声和阳声的区别以及阳声韵的三个种类。

本文拟从下面三个方面讨论章太炎的古音理论。

一、章太炎对于古韵分部的贡献

对于上古韵部的划分,章太炎早年(到1906至1907年在《国粹学报》连载《论语言文字之学》一文为止)基本上依从夏忻的古韵二十二部集说^①,从1908年发表《新方言》开始,章氏在二十二部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自己的主张。

上古韵部的研究,由明代陈第开创,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奠定基础,嗣后经过江永、段玉裁、戴震、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等人的努力,到乾隆嘉庆的时候,已经达到了高峰。用江有诰的话来说,已如“日丽中天矣”。主要的古音学家们对于古韵分部的主张已经基本趋于一致。拿段玉裁《六书音均表》的十七部、戴震《声类表》的二十五部、孔广森《诗声类》的十八部、王念孙的古韵二十一部(见《经义述闻》卷三一附《答李方伯书》)、江有诰《音学十书》的二十一部相比较,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分歧只集中在少数的几个韵部上了。经过段玉裁、王念孙、江有诰等人切磋商讨之后,他们之间的分歧就更加缩小了。例如,东冬分立的主张首先是孔广森提出来的。在段玉裁的《六书音均表》中,东冬合为一部。在《六书音均表》成书之后,段玉裁看到了孔广森的《诗声类》,对孔氏东冬分立的主张极为赞赏,并把它介绍给江有诰(见段玉裁《答江晋三论韵书》)。江有诰经反复考虑之后,也接受了这个意见(见江氏《音学十书》卷首附江有诰给王念孙的信),他在《音学十书》中已将冬部独立。严可均也主张冬类从东部中分出来,不过他进一步把冬类并入了侵部(见《说文声类》)。江有诰的朋友夏忻也赞成冬部独立(见《古韵二十二部表集说》)。因此,我们可以说,许多清代古音学家最终都是同意东冬分立的。再拿侯部有没有入声的问题来说,段玉裁跟王念孙、孔广森、江有诰之间本来也是有分歧的。在段玉裁的《六书音均表》中,侯部没有入声。而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却不约而同地都主张侯部有入

声。在江有诰写信向段玉裁指出这个问题以后，段玉裁完全接受了江有诰的意见（见《音学十书》）。所以，王、孔、江、段四家对于侯部应该有入声最终也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又如，在祭部独立的问题上，段氏与戴震、王念孙、江有诰之间也是有歧见的。段氏把祭泰夬废并入脂部，戴震将祭泰夬废独立，王念孙、江有诰也都主张把祭泰夬废从脂部中分出来。后来，段玉裁接到戴震的论韵长信，接受了把祭泰夬废从脂部中分割出来的意见。不过那时《六书音均表》已经刻就，来不及修改了。因此，在将祭泰夬废从脂部中分割出来这一点上，戴震、王念孙、江有诰和段玉裁也已经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当然，分歧并没有全部消除。例如，侵谈二部的入声是否应该独立；如果独立，是合为一部，还是分为两部？王念孙和江有诰都主张缉盍独立，并划分为两部。孔广森主张缉盍独立，但并为一个合部。段玉裁则始终坚持反对缉盍两部的独立。又如脂部入声的处置，在这个问题上古音学家们的歧见最多，争论最为激烈。在段玉裁的《六书音均表》中，脂部包括去声至未霁祭泰夬废、入声朮物迄月没曷末黠鎋薛。其中祭泰夬废应分出来，后来他是接受了，但他坚持不让它们独立。朮月当分为二，段玉裁于己酉仲秋与王念孙在京会晤后，也已经接受了王氏的意见。但王念孙立至部的主张，段玉裁始终没有接受（见《音学十书》附王念孙给江有诰的信）。段玉裁以质栻屑为真臻先之入，戴震早已指斥其非，他在《答段若膺论韵书》中说：

书内言第十三部淳文欣魂痕，第十四部元寒桓刪山仙与第十五部同入，是也；而遗第十二部真臻先，则于脂韵字以质栻为入者及齐以屑为入有未察矣。

王念孙和江有诰对此也都不赞成，但段玉裁最终仍未接受他们的意见。而王念孙立至部的主张，江有诰也始终没有接受。

总之，还不能说古韵分部已经没有问题了。以后的学者虽然有顾炎武、江永、段玉裁、戴震、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等先贤的成说可以利用，也还需要下一番取舍的功夫。夏忻的《古韵二十二部表集说》对于各家发生分歧的地方就是有所取舍的。例如，在东冬分立上，他从孔、段、江（有诰）而不从王；在至部独立上，他又从王而不从段、江（有诰）。

因为有夏忻的《古韵二十二部表集说》可利用，章太炎早年对于古韵分部没有建立自己的体系。他在丙午年（1906年）给刘光汉的信中说：

古韵分部，仆意取高邮王氏外，复采东冬分部之义。王故有二十一部，增冬部则二十二。清浊敛侈，不外是矣。（《文录》卷二）

从1908年到1910年的几年中，章太炎遍览清代各小学大师的著作，对小学的总体及各个方面作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小学研究方法和结论，对古韵分部也有一些新的见解。

在《新方言》中，章太炎提出了脂灰分部的主张。他说：

月近灰淳，质近脂真，然皆非其入声，有时亦得相通。此四部为奇觚韵，今世方言流转亦依是为准。脂灰昔本合为一部，今验以回自夔等声，与脂部鸿纤有异，三百篇韵亦有分别，别有辩说，不暇悉录；或依旧义，通言脂微齐皆灰；或以脂部称灰；或云脂淳相转，不悉改也。（《新方言》卷十一）

《新方言》的韵目表如下：

之一	蒸十	
	侵十一	
幽二		缉二十
	冬十二	
宵三	谈十三	盍二十一
侯四	东十四	
鱼五	阳十五	
歌六	元十六	
灰七	谆十七	月二十二
脂八	真十八	质二十三
支九	耕十九	

这张韵目表的特点有两个。其一，以阴声幽部与阳声侵冬、入声缉相承。以阴声宵部与阳声谈、入声盍相承。其二，从脂部中划出灰部，灰部与阳声谆部、入声月部相承。脂部与阳声真部、入声质部相承。这是在古音学史上第一次提出脂灰分部的问题。从上面所引《新方言》的论述看，章氏的灰部包括回自夔等声。他从脂部划出灰部的理由是，这些字在《诗经》里与脂部基本上是分用的。章太炎认为脂灰的不同是“鸿纤之异”。什么叫“鸿纤之异”呢？章氏说：“阴声队多毗于泰，脂多毗于至，此其鸿纤之异也。”（《文始》卷二）章太炎定泰部古读为 α ，至部古读为 i （见《与汪旭初论阿字长短书》②），可见他所谓“鸿纤之异”应该是指开口度大小的不同。在《新方言》中，章氏虽然在韵目上把脂灰划分为两部，但对归字没有作具体的划分。这是既提出新说又照顾旧说习惯的折衷办法。章氏以月部作为与灰部相承的入声是不妥当的，他在《文始》和《国故论衡》中已经加以改正。

《文始》也分古韵为二十三部，但具体的内容和相承关系有些变动。其韵目如下：

	歌
寒	泰
	队
谆	脂
	至
真	支
清	鱼
阳	侯
东	
侵	幽
緝	
冬	
蒸	之
谈	宵
盍	

其中对《新方言》作了改动的地方有以下几处：其一，以泰部（相当于《新方言》中的月部）改承歌元两部。其二，取消了灰部而改立队部。章太炎说：

队脂相近，同居互转，若聿出内术戾骨兀郁勿弗卒诸声，诸韵则《诗》皆独用，而回佳羈或与脂同用。（《文始》卷二）

在这里队部包括聿出等声的去入声字以及回佳羈等平上声字。聿出等声的去入声字在《诗》韵中都是独用的，而回佳羈有时与脂部同用。章氏说这两部是“同门而异户”。有关的几个韵部的相承关系也作了相应的变动。章氏以脂队同居承阳声淳部，以至部与真部相承。其三，以冬侵缉同居，谈盍同居，突出了它们内部的密切关系。从韵部系统的角度看，以歌泰同居以承寒，比月承灰淳要合理得多。但是，脂队淳和至真两对关系显得不够整齐，而且不能表现出脂灰二部大致分用的事实。这是反而不如《新方言》的地方。

《国故论衡》也分古韵为二十三部，但其中队部的内容又有所改变。在《文始》中，队部包括平上声字，到了《国故论衡》中，队部与脂部的区别变成了平上韵部和去入韵部的不同，应该说队部不再包括平上声字③。

综上所述，一九〇八年以后，章太炎在古韵分部上仍以王念孙的二十一部为基础，兼采孔广森的冬部，同时对脂部的分割提出了一些新的主张。他一共提出了三个主张。在《新方言》中，主张脂灰分部。在《文始》中，取消了灰部，另立队部，其中不仅包括去入声字，而且包括平上声字。到了《国故论衡》中，又根据平上韵与去入韵截然两分的原则划分脂部和队部，队部又变成了纯粹的去入韵部。从写作时间来说，这三部书虽有先后，但基本上是同一时期的著作④。在同一时期对同一问题提三种不同的处理意见，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种情况可能反映出他对这个问题的举棋不定。但是，在古音学史上第一个提出脂灰分部（后来的学者称为微部）主张的古音学家是章太炎，这一贡献是不应抹煞的。可惜他对脂灰二部的归字没有作具体的研究和规定。这项工作是由王力先生完成的。据王力先生统计，《诗经》中用脂微韵字者共一百一十个例子，可认为分用者八十四个，约占四分之三，可认为脂微合用者二十六个，不到四分之一。再以段玉裁的《群经韵分十七部表》为证，在三十四个例子中可认为脂微分用者二十七个，约占五分之四，可认为脂微合用者只有七个，约占五分之一。还有一些长篇用韵不杂的例子，如《板》五章叶“枿毗迷尸屎葵师资”等，都不能认为是偶然的现象。根据以上理由，王力先生认为脂微分部是可以成立的。脂微二部的分野是：

（甲）《广韵》的齐韵字，属于江有诰的脂部者，今仍认为脂部。

（乙）《广韵》的微灰哈三韵字，属于江有诰的脂部者，今改称微部。

（丙）《广韵》的脂皆两韵是上古脂微两部杂居之地；脂皆的开口呼在上古属脂部，脂皆的合口呼在上古属微部（《上古韵母系统研究》⑤）。

王力先生的结论是脂微二部“同门而异户”，完全与章氏所断言相合。后来董同龢又对脂微二部字在谐声字中的情形作了检查，结果证明二部的分立的确是可行的。不过，王力先生的分部标准需要作一些修改。董认为脂皆两韵的确是上古脂微两部的杂居之地，但它们的开口音与合口音之中同时要有脂微两部的字（见《上古音表稿》⑥）。

脂微分部的意义是很明显的。从语音系统看，脂微分部并相应地把质物分部以后，与脂部相配的真淳二系中的空档就补满了。请看：

之	(职)	蒸	脂	(质)	真
(微)	(物)	文	支	(锡)	清

段玉裁把真以下十四韵划分为三部，但脂微齐皆灰诸韵与之相配者仅划分为两部（见戴震《答段玉裁论韵》），戴震对此早就提出过疑问；脂微分部以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同时，*e、*ə两个元音的分布也就十分匀称了。

脂微分部既有客观的依据，又有上述的意义，所以为后来许多古音学家所接受。

章太炎到了晚年，又吸收严可均的意见，把冬部并入侵部。其理由有两条：一、冬部字少。“其所指声母，无过冬中宗众躬虫戎农牟宋十类而已，编列其字，不满百名。”二、冬侵经常合用。例如“《诗·七月》‘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冲阴为韵。《小戎》‘骐驎是中，騊駼是骖’，中骖为韵。《笃公刘》‘食之饮之，君之宗之’，饮宗为韵。《荡》‘其命匪谌’、‘鲜克有终’，谌终为韵。《云汉》‘蕴隆虫虫’、‘自郊徂宫’、‘靡神不宗’、‘上帝不临’、‘宁丁我躬’，虫宫宗临躬为韵。”这些韵例都证明冬类和侵类的关系是很密切的^⑦。由于把冬类并入了侵部，章太炎对于古韵分部的最后主张是二十二部。

二、章太炎的《成均图》和“韵转理论”

古音学上通常讲韵部之间的关系，用的是“对转”一词。章太炎不仅讲对转，还有旁转、次旁转、次对转等繁多的名目，用“对转”一词已不能概括，我们不妨一概称之为“韵转”，包括韵部之间的一切关系。

章太炎的韵转理论集中反映在《文始》卷首的《成均图》中（见下页）。

《成均图》纵分为阴阳两界，分界的左边为阴声，分界的右边为阳声；横以阴轴和阳轴区分夤侈，阴轴的上下分别为阴夤声和阴侈声；阳轴的上下分别为阳侈声和阳夤声。阴阳、夤侈都相同，称为同列，同列者可以旁转，相近者为近旁转，相远者为次旁转。阴夤和阳夤，阴侈和阳侈可以对转。凡阴阳相对者称为正对转，由旁转而成对转称为次对转。分界和轴是两条大的界线，被分界隔开的阴夤和阳侈之间，阳侈和阴夤之间都不能发生旁转。凡是近旁转、次旁转、正对转、次对转为正声。凡是阴声、阳声夤侈不同而因为比邻相出入者为交纽转，凡是以轴声隔五相转者为隔越转。交纽转和隔越转都漫越了夤侈的界限，叫做变声。章太炎说：

此皆奇悖错出，不别夤侈，不入旁转、对转之条而亦成条贯有分理。盖余分闰位，声音之间气也。不为常率又非可泯绝其文，故谓之变声尔（《国故论衡·成均图》）。可见，他认为隔越、交纽二转虽然是少数现象，但也是有规律的，不应该加以抹煞^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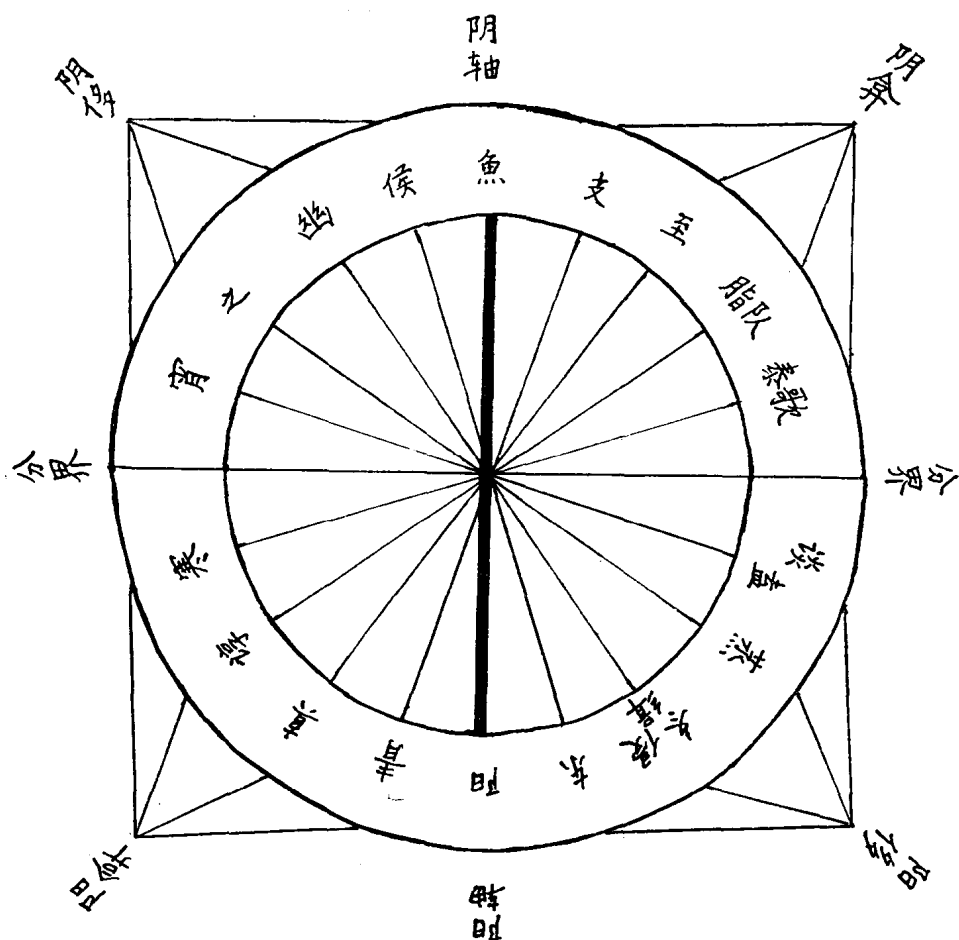
章氏列举的韵转有以下几种：

壹、正声：

1. 正对转：

东侯，冬幽，侵幽，缉幽，蒸之，宵谈，盍宵。（侈声对转）

青支，真至，淳脂，淳队，寒泰，寒歌。（夤声对转）



(成均图)

阳鱼。(轴声对转)

2. 次对转:

东幽, 緝之, 侵之, 东之, 冬之。(侈声对转)

青至, 真支, 真脂, 寒支, 寒脂, 寒队。(弇声对转)

3. 旁转:

同居近转:

冬侵。(阳侈声)

歌泰, 脂队。(阴弇声)

近旁转:

东冬, 冬蒸, 侵蒸, 蒸谈。(阳侈声)

真青, 真淳, 淳寒。(阳弇声)

侯幽, 幽之, 之宵。(阴侈声)

支至, 至脂, 脂歌, 队泰。(阴弇声)

4. 次旁转

侯宵，侯之，幽宵。(阴侈声)

支脂，支泰，支歌，至泰。(阴弇声)

东蒸。(阳侈声)

青寒。(阳弇声)

貳、变声：

1. 交纽转

寒宵，谈盍与歌泰。

2. 隔越转：

支宵，至之(附幽至、宵至)，脂队与幽，泰侯(附幽泰，宵泰，侯队)。(阴声)

青谈，真蒸，谆侵，寒东。(阳声)

交纽转和隔越转虽属变声，但还是有规律的：隔五而转。还有“幸而合会者”：宵青，之真，幽谆，侯寒，支谈，至蒸，队緝，泰东，这些都只是偶然的相通。

有一对对转处在中轴的特殊地位上。这就是鱼阳。鱼部和阳部都很特别，章氏说：

鱼者闭口之极，阳者开口之极。故阳部与阳侈声、阳弇声皆旁转，鱼部与阴侈声、阴弇声皆旁转。(《国故论衡·成均图》)

只有这两部既能跟弇声旁转，又能跟侈声旁转。

为什么会发生韵转呢？

章太炎认为方言的差异、历史的演变和同源词的孳乳都是产生韵转的原因。他说：

盖字者孳乳而浸多。字之未造，言语先之矣。以文字代语言，各循其声。言语有殊，名义一也。其音或双声相转，迭韵相迤，则为更制一字，此所谓转注也。(《国故论衡·转注假借说》)

这是说指称同一事物、意义相同的方言词之间往往存在双声迭韵的关系。章氏又说：

语言之始，义相同者，多从一声而变；义相近者，多从一声而变；义相反者，多从一声而变。(同上)

这是说意义相同、相近、相反、相对的同源词之间在语音上也往往存在同从一声转变的关系。他又说：

观夫言语变迁，多以对转为枢。是故乙燕不殊，亢胡无别，但裼羸羸，一义而声转，幽含杳眈同类而语殊，故语有阴声者，多有阳声与之对构。由是声义互治，不间翻忽。(《文始·叙例》)

这是说语词的历史演变，常常以对转为枢纽。

那么，这种声音相转的音理根据是什么呢？章太炎认为，上古的韵部首先分为阴阳两大类，所以他的《成均图》纵分为阴阳两界。阴声和阳声的区别是非鼻音韵部和鼻音韵部的区别。鼻音有三种。其一侈音，叫做撮唇鼻音；其一弇音，叫做上舌鼻音；其一轴音，叫做独发鼻音。阳声韵根据鼻音种类的不同分为弇、侈、轴三类。阳声就是阴声加上鼻音，因此“阳声弇者阴声亦弇，阳声侈者阴声亦侈”。具体地说，东冬侵蒸谈一类以撮唇鼻音收尾，为阳侈声，与它们相对转的侯幽之宵一类声近撮唇，为阴侈声；青真谆寒一类以上舌鼻音收尾，为阳弇声，与它们相对转的支至脂歌一类声近收舌，为阴弇声。阳部为轴声，与之相对转的鱼部也是轴声。正因为阴阳弇侈相对，在语音上是各各相近的，所以能相对

转。而阴弇声之间、阴侈声之间、阳弇声之间、阳侈声之间也由于阴阳、弇侈的性质相同,所以能相旁转。总而言之,能相对转、相旁转的原因都是由于它们在语音上的相近。

章太炎决定韵转关系,主要依据下列几种材料:

1. 异文。例如:

鍾子期~中期。 空侯~坎侯。
皋陶~咎陶。 张孟谈~张孟同。
毛诗“素衣朱绣”,鲁诗作“素衣朱綃”。
毛诗“儻儻俟俟”,韩诗作“駉駉駉駉”。

2. 谐声。例如:

風、凡、鳳皆从凡声而读入东部。
癰从瘡省声,癰癰又从癰声,音在侵部,而癰癰癰皆入蒸部。
及声有今。甚声有斟。董声有難、漢。

谐声和《诗》韵的矛盾,如送从併得声,《诗》以韵丰巷。裘从求声而《诗》与梅狸试之为韵。

3. 重文。例如:

菅~芎。 棚~窠。 琨~瓊。

4. 假借。例如:

鴟舊之舊借为新舊(久)之舊。 𪔐~昵。
洞借为窠。

5. 诗韵。例如:

《诗》:“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倩盼为韵。

6. 义同声转。例如:

空乏~穷乏。 令~善。 戎~荏。
知~哲。 诵~读。 忠~周。 穷~究。

7. 读如。例如:

裸读如灌。

8. 声训。例如:

《说文》:“春,推也。”

从以上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出,章太炎用以决定韵转关系的材料是极其广泛的。其中主要的不是《诗》韵上的例证,而是谐声、训诂同义、假借、异文、读若、声训等方面的材料。

韵转理论可以说是章太炎的古音学理论的核心。正确评价章氏的韵转理论,是科学地评价他的古音学成就的关键。因此,我们想着重讨论一下章氏韵转理论的评价问题。

不言而喻,要恰当地评价一种理论,首先必须对这种理论的精神实质取得正确的理解。历来对章氏的《成均图》及其韵转理论争论不少,究其原因,恐怕也就是由于对《成均图》的精神实质的理解不同。

首先,我们必须明了,章氏讲对转、旁转,并不因此而泯灭他的二十三部之间的界线。对于这一点,他本人是讲得很清楚的。他说:

夫语言流转，不依本部，多循旁转、对转之条。斯犹七音既定，转以旋宫，则宫商易位，错综以变。当其未旋，则宫不为商，商不为角，居然有定矣。若无七音之准，虽旋宫亦无所施，徒增其昧乱耳。夫经声者方以智，转声者圆而神。圆出于方，方数为典。非有二十三部，虽欲明其转变亦何由也。（《文始·叙例》。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有人批评《成均图》“无所不转，无所不通”，而既然所有的韵部皆可通转，分部也就失去了意义。粗看起来，《成均图》确实很容易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但实际上章氏虽然立了这么多的韵转条例，却并没有讲所有的韵部之间都可以通转。《成均图》纵以空界相分，横以阴阳两轴相隔，无论阴声阳声，都以弁侈区分。一般地说，阴弁与阳侈之间，阴侈与阳弁之间是不能通转的，只有弁侈相同的阴声和阳声之间才可以对转，只有同为弁声或同为侈声，韵部之间才可以旁转。总而言之，只有语音上相近的韵部才是可以相转的。另外，各种韵转在《成均图》中的地位、韵部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律相同的。《成均图》首先区分正声和变声，对转中区分正次，旁转中区分远近，就包含有区分一般与个别、多数情况与少数例外的用意。对于这些我们都不应该忽视。

我们尤其要弄明白章氏创制《成均图》的用意何在，他的韵转理论是用来说明什么问题的。在章太炎以前，孔广森等人讨论韵部之间的关系，注重的是诗韵、谐声、假借、读若等材料中的矛盾。而章太炎讲韵转，早已远远地超出了这个范围。章太炎已经不限于在古音的范围内讨论韵转问题，而更多的是从语音和语义的关系来讨论言语迁变中的声音转变规律了。他的韵转理论是和训诂学紧密地联系起来的。在章太炎看来，“言语变迁，多以对转为枢”，“语言流转，不依本部，多循旁转、对转之条”，因此，小学研究必须“声义互治”。正因为此，我们不能把他的韵转理论仅理解为《诗》韵的这也可以通，那也可以转。章氏韵转理论的主要价值不在于用以说明做诗押韵的权通应变，而在于用以说明同源词、方言词以及历史音变的声音转变规律。章太炎认为，语音的变化主要通过对转的途径，同源词的孳乳也主要通过对转的途径，意义相近、相关、相反、相对的字（词）之间也往往是一韵之转的关系。因此，他对于韵转理论极为重视，认为韵转是小学研究的关键。他在小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新方言》、《文始》等都是以前述韵转为纲贯穿全书的。章太炎说：“定韵莫察乎孔，审纽莫辨乎钱。”他最推崇的古音学家是建立了对转理论的孔广森，其缘故也在于此。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能局限在古音学的范围内，而应该从古音学与训诂学相结合的角度去理解、评价章太炎的韵转理论。

章太炎认为同源词的孳乳、方言的差异和历史的变异都是产生韵转现象的原因。这个认识是正确的。汉语同源词的孳乳往往采取对转或旁转的形式而尤以对转的形式为多，所以，在同源词之间，一般在韵部上往往存在对转或旁转的关系。方言的差异和历史音变则更是产生韵转的重要原因。除了这些原因以外，文学上的原因也可以产生旁转现象。做诗押韵可以宽一些，也可以严一些。宽一些，韵部就分得少一些，粗一些；严一些，韵部就分得多一些，细一些。如果拿严式的韵部来看宽式的韵部，就会出现合韵，也就是旁转（但是不会因此而产生对转，因为押韵再宽，也不会宽到拿阴声韵和阳声相押的地步）。同样是韵转现象，其性质是不同的。由于文学上的原因造成的韵转是发生在一个音系的邻近韵部之间的，而由于方言之间的差异和历史音变产生的韵转却不是同一音

系内部的现象,而是不同的音系交叉产生的现象。为了说明这个道理,我们不妨先看一下现代的例子。在现代北京话里,ai和an阴阳两韵截然划分为两类。凡是用北京话做诗的人决没有哪个会用分属这两个韵的字来押韵,根据北京话造形声字的人也决不会拿ai韵的声符去谐an韵的字,或者拿an韵的声符去谐ai韵的字。这是因为说北京话的人根本不感到an、ai两韵近似到可以相互押韵或谐声的程度。所以,站在北京单一音系的立场看,an和ai阴阳两韵之间是并不能够对转的。在现代上海话里,an、ai两韵并成了一类。用上海话做诗,可以拿本来属于阴声韵的“来”和本来属于阳声韵的“兰”押韵。“太”本来是阴声字,“摊”本来是阳声字。但上海流行的非规范简化字把“摊”写成“扶”,就是拿“太”作“摊”的声符。站在上海话的立场看“来”和“兰”的押韵,“太”“摊”的谐声,也不存在什么对转问题,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一个韵部的。可是,如果站在北京音系的立场上,或是站在中古音系的立场上看上海话的这些诗韵、谐声现象,结论就不同了。拿阴声的“来”押阳声的“兰”,拿阴声的“太”谐阳声的“摊”,不正是阴阳对转吗?再拿广东话来说,它保存了中古收-m和-n的韵部划分为两类的特点。“覃”和“弹”不同音,“覃”收-m,“弹”收-n。这两类收-m、收-n的韵在北京话里并成了一类。北京话可以用“覃”和“弹”押韵,站在北京音系的立场看也不存在什么旁转的问题,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一个韵部的。可是,如果站在中古音系或者广东话的立场看,结论也不同了。拿收-m的“覃”和收-n的“弹”押韵,不正是旁转吗?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明白一个道理:有许多韵转现象,仅仅是在拿不同的音系(历史的、方言的)比较的时候才产生的。同样的现象,如果站在单一音系的立场上看,就不存在什么韵转的问题。因此,方言差异和历史音变的确是产生韵转的重要原因。古书中有些材料也能直接用来说明这个道理。扬雄《方言》:

逢、逆,迎也。自关而东曰逆,自关而西或曰迎。

可见,“逆”和“迎”是方言的差别。而从语音上讲,正是一种阳入对转(或者说阴阳对转)。刘熙《释名》说:

充豫司冀,横口合唇言之,风,汎也;……青徐言风,蹶口开唇推气言之,风,放也。

可见,风读如汎和读如放也是方言的分歧。而从语音上讲,正是阳谈旁转。《周官》注:“猷”读为麻莎之“莎”。齐语,声之误也。《汉书音义》:“如淳曰:‘陈宋之俗言桓声如和。’”“猷”和“莎”是寒歌对转,“桓”跟“和”也是寒歌对转,两书也都明明白白说是方言的差异。王力先生曾指出,如果拿《切韵》跟现代各方言比较,可以发现很多阴阳对转的例子(见《上古韵母系统研究》)。可见,历史的音变也是造成对转的重要原因。章太炎的《新方言》就列举了不少这一类的例子。现在一般所谓上古韵部,主要是指《诗经》的韵部。《诗经》是一部诗歌总集,并非一时一地一人的作品,虽然其地域以黄河中下游为主,又经过文人的整理,但仍带有一些方言和历史的差异。因此,在《诗经》内部,就已经有了由于这些差异造成的韵转。再拿《诗经》的韵部看谐声,又产生了一些问题,因为《诗经》和谐声的时代又是不同的。再拿《诗经》跟《楚辞》、《易经》等书比较,又发生了一些问题,因为它们不仅时代不同,连地域也不同。如果拿《诗经》的韵部解释重文、异文、读若等材料,所谓旁转和对转的情况就更加纷繁了,因为重文、异文、读若等材料一般是由于更宽的地域和更长的历史时期造成的。由此可见,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很多韵转是在用基本

上属于一个音系的韵部系统去观察各种反映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语音特点的材料时产生的现象。

由于汉语语音系统和历史音变两个方面的特点,韵转理论不但可以用来解释方言差异和历史音变,而且可以用来解释一个音系内部的韵部的对称性。但是,用以说明方言差异和历史音变的“韵转”跟用以说明一个音系内部的韵部的对称性的“韵转”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前者是一种真正的语音上的转变,而后者实际上是不能“转”的。拿前面举过的例子来说,站在北京音系的立场上看上海话的“来”、“兰”押韵是阴阳对转,但这并不等于说在北京音系里阴声韵ai和阳声韵an可以相互转变。同样,如淳说“陈宋之俗言桓声如和”,实际上也告诉我们在当时的通语以及陈宋以外的别地的方言里“桓”的读音跟“和”是不同的,在当时的通语和陈宋以外地方的方言里,阳声韵的“桓”和阴声韵的“和”也是不可以随便转变的。章太炎的韵转理论的缺陷之一就是要把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韵转”混同了起来,章氏企图用一个模式(即《成均图》)解释一切的韵转现象,实际上就是要用一个音系的韵部系统去解释许多由于不同音系交叉产生的复杂现象,问题就在所难免了。汉语的方言分歧非常复杂,各个历史音系之间的关系也很复杂,反映这些方言分歧和历史音变的材料当然也极其复杂。用一个音系的韵部系统去解释这些材料,其结果必然要立出非常烦琐的条例来。黄侃说:

古音通转之理,前人多立对转、旁转之名。今谓对转于音理实有,其余名目皆可不立。以双声、迭韵二理可赅括无余也。(《音略·略例》)

其实,不是旁转在音理上没有而不该建立,而是目前无法建立起这些名目来。假如我们能够确定各种材料的时间、地点从而把各个历史的、方言的音系建立起来,是可以把各个音系内部的远近旁通关系讲清楚的。可惜既然我们现在对于大多数的材料难以确定其具体的时间地点,也就达不到这样的目标。因此,可以说章太炎采取这种办法也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他的缺点是没有从理论上把这个问题阐述清楚。

章太炎的韵转理论的第二个缺陷是把音义相通的标准放得太宽,把一些意义上并不相通,声音上并无转变关系的材料也拉了进来。这样,就搞出了一些本来并不存在的韵转关系。例如,《文始》歌部干字条说,趯和奎同源。趯,半步。所以趯谓之奎,两髀之间也。按趯和奎的确是同源关系。但章氏又说趯、奎跟跨也是同源的。实际上趯、跨虽是同类动作,但在意义上不一定有孳乳关系,所以跨与趯之间的鱼支旁转是可以不立的。在《文始》中,这一类的例子有不少。如果把音义相通的意义标准和语音标准都掌握得严格一些,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韵转关系。后来的许多学者大多倾向于把意义相通、声音相转的标准严格化,恐怕就是为了克服章氏粗滥的毛病。章太炎之所以会犯这样的毛病,是因为他对于意义和声音的关系认识不够清楚。大家知道,从根本上说,语音和语义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由于汉语和汉字的特点,意义相通的字(词)之间又往往在声音上相近,因此产生了“声近义通”的现象。但这种“声近义通”并不是一条普遍的规律,声相近者,也可以义不通;义相通者,也可以声不近。章太炎有时讲义相通者往往声相转,这是对的。可是,有时他又讲声音和意义之间有必然的联系,这就不对了。例如,在《语言缘起说》中,他说:

然文字之可见者,上世先有表实之名,以次桃充而表德表业之名因之;后世先

有表德表业之名，以次桃充而表实之名因之。是故同一声类，其义往往相似。这是说声类相同者意义往往相通。可是，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说：

语言者不冯虚起，呼马而马，呼牛而牛，此必非恣意妄称也。……以印度胜论之说议之，实德业三，各不相离，人云马云，是其实也，仁云我云，是其德也，金云火云，是其实也，禁云毁云，是其业也。一实之名，必与其德若与其业相丽，故物名必有由起。

这又是说，实德业三者的关系是必然的，事物的命名也是必然的了。正是由于这种认识上的模糊使章太炎产生了把声近义通现象扩大化的倾向，表现在韵转理论上，也就是把韵转关系扩大化，把许多拉扯不上的关系都拉了进来。

章太炎对于文字的研究，局限在《说文》的范围内。可是许慎没有看到甲骨文等古文字材料，并且错误地把六国文字当成了仓颉造字时的原始文字，他解释字形和本义主要是根据小篆，所以难免存在一些错误。这样，章氏在文字方面的依据有些是不可靠的，这也是使他在韵转关系上发生错误的原因之一。例如，他根据《说文》讲因声之字“曾、厶、𠂔、𠂔”等都在蒸部，所以东蒸旁转。其实，“曾”是会意字，并不从因声。因此，“厶、𠂔、𠂔”等字也并不从因声^⑩。那么他讲的这一条东蒸旁转自然也错了。在文字方面局限在《说文》的范围内，并不是章太炎一个人的缺点，清儒中不少人有这个缺陷。但是，在章太炎的时代，甲骨文等古文字材料已经大量出土，孙诒让等学者已经取得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章氏仍固执地否认其科学价值，实在是不应该的。

从《成均图》所表现的各种韵转关系来说，有许多是合理的，例如鱼阳、侯东、之蒸、歌寒、脂淳、支青等对转，东阳、真青、冬蒸、之幽等旁转。但也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例如以冬侵缉同居以对转幽，以谈盍同居以对转宵。事实上，冬侵的关系是密切的，而侵缉的关系、谈盍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列为同居旁转已不甚妥当，至于缉幽的关系、盍宵的关系则更加勉强了。章氏追求把所有的韵转关系全部纳入一张圆形的图中，就免不了要发生这样的问题。

章太炎用一套阴阳奔侈的道理解释韵转的音理，比起前人来，这是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在章太炎以前，许多古音学家讲阴声韵、阳声韵，讲对转，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对阴声韵和阳声韵的区别作出科学的说明，没有一个人能认识到阳声韵部的三个种类。戴震在《答段玉裁论韵》这封信中说：

大著（按指段玉裁的《六书音均表》）六蒸登、七侵盐添、八覃谈咸衔严凡、九东冬鍾江、十阳唐、十一庚耕清青、十二真臻先、十三淳文欣魂痕、十四元寒桓删山仙，凡九部，旧皆有入声；以金石音喻之，犹击金成声也。一之哈、二萧肴豪、三尤幽、四侯、五鱼虞模、十五脂微齐皆灰、十六支佳、十七歌戈麻，凡八部，旧皆无入声；前七部以金石音喻之，犹击石成声也。惟第十七部歌戈，与有入者近，麻与无入者近，旧遂失其入声，于是入声药、铎濶滑不分。仆审其音，有入者，如气之阳，如物之雄，如衣之表；无入者，如气之阴，如物之雌，如衣之里。又平上去三声，近乎气之阳，物之雄，衣之表，入声近乎气之阴，物之雌，衣之里。故有入之入与无入之去近，从此得其阴阳雌雄表里之相配。而侵以下九韵独无配，则以其为闭口音，而配之者更微不成声也。